



## 辟妄归真集

### 经训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做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至八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 马太福音第廿四章四、五、十一、廿四节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

--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二至四节

## 目录

- 一、江端仪怎样假冒先知
- 二、评今日的方言运动与「真道辩正」
- 三、宗派乎？教会乎？
- 四、T 牧师与女先知
- 五、江端仪习惯说谎充满欺骗的灵
- 六、再论郑沛然先生
- 七、江端仪谬解圣经制造方言
- 八、江端仪的「圣灵行传」
- 九、再谈孟他努主义
- 十、关于拙作赚大钱的问题
- 十一、追求圣灵充满的正
- 十二、江端仪的批判

## 辟妄归真集

去月（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廿六日主日，江端仪打发她的善男信女，在九龙若干教会门口以及毗邻的街口，大派她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

「奉神旨意蒙召作基督耶稣使女之江端仪驳斥吴恩溥所写之谬论的公开信 -- 指出吴恩溥所写之「评今日的方言运动」及「关于江端仪及其重建新约教会」..... 等所说的谎言。

江端仪也许不知道这样作，在香港是违法的行为，几年来总喜欢弄这一手法来作宣传。

事后许多弟兄姊妹把这事相告，有人说：「大概我那篇『关于江端仪及其新约教会』，给她太深的创伤，因此她才拼命反噬」；有人说：「江端仪知道我翌日（廿七日）起，担任香港基督徒冬季培灵会讲员，故趁着会期前夕，散播谣言，打扰听众，给我打击，来泄胸中忿恨」；有人说：「这几年来我借着『评今日方言运动』（一至三集）一书，唤醒许多弟兄姊妹，明辨是非，不至被迷，对江端仪的打击太大了，她现在明知余日无多，故作垂死前的哀鸣」；有的说：「江端仪深知她的『大作』，总是被人随手掉进圾垃桶，抛散在街边，无人理睬，因此她抬出个『吴恩溥』来，引人注意，来达到她宣传的目的」。

弟兄姊妹们对我的关切，我表示极深的感谢。

对于江端仪这本所谓「公开信」，为着我个人，我不愿意说什么；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我无须自己辩护。为着真理，我却无法闭口不言，因此我需要再一次堵住破口，为真理发言，让徘徊在歧路上的弟兄姊妹们，认清江端仪怎样假冒先知的名号，怎样充满欺骗的灵，进行破坏拆毁神家的工作，为那恶者效劳。

## （一）江端仪怎样假冒先知

首先我们要留意的，乃是江端仪的大招牌：

「奉神旨意蒙召作基督耶稣使女之江端仪」

江端仪在这里的所谓「使女」，并不是平常的「仆人」「使女」，而是套取圣经里面保罗的自称：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林前一 1，林后一 1，弗一 1，西一 1）；她隐隐与保罗相提并论，口气之大。实是惊人。

为什么江端仪敢于把自己放在使徒保罗同等的地位上呢？原来江端仪自从在 T 老牧师手中接受了「女先知」的职份以后，便俨然以「女先知」自居，日夜想要「震动中国及东方，还要震动全世界，」想得多了，便慢慢把自己想「高」了。新约最大的使徒是保罗，他便尽量模仿保罗的口气，以保罗自比。

江端仪的「女先知」怎样得来的呢？根据她的「圣灵行传」的自供，是由那位老牧师向她宣布按手的。为着清楚起见，原文摘录如次：

「四月十七日，我灵里十分爱伤痛苦 .....其时，女儿路得忽进来对我说：有人打电话请她往北角上海礼拜堂听道，有一位神重用的外籍老仆人 T 牧师由外国来港传神讯息，大有神的灵同工云云。当下我祷告求问主，圣灵对我说：「你要去，换衣服与同工们一齐前往，因有讯息特别为你预备。」.....于是我擦干眼泪，起来换衣与同工们前往赴会。.....

不久，这位七十多岁的 T 老牧师站在台上，我留心细听他当着会众面前大声宣布（大意）说：『今天我未讲道之前，先要按着圣灵的感动来事奉神。因为我在外国时蒙神启示，知道神要在东方兴起一位姊妹作祂尊贵特殊的工。神以往曾使用了这位姊妹，今后将要大大的在她身上得荣耀。神要特别使用她及一个布道团传扬主耶稣基督全备的真理直到地极。神曾使我在异象中得见这位姊妹，并嘱咐我来港要见她的面。昨日我在 XX 基督徒团契讲道，以为可以见到她，但神对我说，她不在这里，明晚你必可看见她。』我听 T 牧师说到这里，真觉得莫明其妙，不知道他所说的姊妹及布道团究竟是指着谁说的。心中正感纳闷之际，忽听他老人家继续说道：『感谢神！祂真是信实，果然使我今晚在这里得见这位姊妹。』这话引起大家十分注意，要知道他所指到底是谁？我也定睛注目看他。看见他老人家伸手向我一指说：『就是这位姊妹！』我听了这话，登时吃了一惊！心中怦怦跳动，实在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希奇的事情，看到神的作为如此奇妙，内心不禁无限敬服，感极流泪。老牧师继续说：『圣灵今晚感动我，特意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这位姊妹及布道团祝福。请全体弟兄姊妹都同心与我们祷告服事神。』他老人家言毕，随即请我到台上来，又请我女儿及同工们一齐上前来。于是他奉主的名为我们逐个按手祝福祷告。他当众向我发了许多预言。.....他又握着我双手（大意）说：『主的灵膏你，要借着你的手去行各种大事，释放那些被魔鬼辖制的人 .....。从今以后，神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也叫许多人得医治 .....。更叫你把手所赐极大的祝福带去给许许多多的人。神要行大事，不但要震动中国及东方，还要震动全世界 .....。』（摘自圣灵行传五至七页）

在这里江端仪不过就是说神要在东方兴起一位姊妹作祂尊贵特殊的工。另一位为那晚聚会作见证的蒋伯熙先生在他印发的基督教上海礼拜堂奋兴培灵布道大会的单张上，描述那晚聚会的经过与江端仪上文大同小异外，对于「女先知」却有更清楚的叙述，摘录如次：

「.....果然在十七晚神亲自领祂的使女江端仪姊妹及她的同工们来到本堂聚会。当特老牧师看见江姊妹时，神启示他说：『我所要兴起的女先知，就是这位江姊妹。.....』」

十分清楚给我们看见，江端仪就是在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时候，因着T牧师的「大声宣布」和「接手祝福」，领受这「尊贵特殊」的「女先知」职分，从此以后，她便摇摇摆摆地走上「震动全世界」的梦境。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T老牧师的「大声宣布」是不是出于神？他的「接手祝福」是不是来自神的派遣？

最先叫我们想到的，究竟这位T老牧师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他是不是神选立的先知？

旧约的先知，有人是由神自己选立，如撒母耳，以利亚，阿摩司等；有人是由老先知奉神之命按立，如以利沙等。如今江端仪是由T老牧师宣布接手，我们对这T老牧师的来历和经历，认为是极其重要。

旧约的祭司一定要来历清楚，旧约的先知也是来历和经历清清楚楚，诚实可靠。对于这位T老牧师，究竟从哪里来，没有人知清楚，提及他的名字，江端仪只用「T」字作代表，似有「不可告人」之概，那么，他的宣布和接手，谁能保证确实出自神？如果不是出自神，岂不是江端仪被他所骗，然后把被骗的转以骗人？招摇撞骗，还不是落在恶者的彀中？

圣经再三提醒信徒要小心，先知有真假（申十八 15-22，王上廿二 5-28），福音有真假（林后 十一 4，加一 6-9），灵也有真假（约壹四 1-6）。信徒要当心防备（帖后二 1-3），要慎思明辨（林前十四 29），要小心试验（约壹四 1），不可轻易动心，陷入那恶者的网罗中。

因此我们对于这位T老牧师的所谓「蒙神启示」，予以查究，并不是过虑多疑，而是照着圣经的吩咐。

我们没有听过这位T老牧师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位七十多岁的老牧师，在他多年的「事奉」中，没有先知的工作和经历的印证，现在忽然得了这么一个这么大的启示，要在东方兴起一个能够震动全世界的女先知，事体太重大了，凭他个人的口，我们又怎敢轻易置信？江端仪只凭着一位不认识的老牧师，一面的大声宣告，接手，便「感极流泪」，以「女先知」自居，未免太轻浮冲动了！想不到江氏数年来便在这「片面宣告」的情况下，「袍笏登场」，大作其「女先知」之梦，这错误实在太大了！

其次，如果T牧师找到其他的凭据，印证他的预言是真的，那还可以考虑。但事实却不然。查T老牧师四月十七晚的预言有二：一为「神要兴起的女先知，就是这位江姊妹；」一为「从今以后，神医你的一切疾病」。

这预言，前者是关于属灵职事的传授，是不是出于神，是看不见的；后者是关于疾病的医治，能不能应验，是有目可睹的。我们要看一看江端仪的疾病是否「从今以后」得

着医治，来判断这位 T 牧师的预言是否诚实可靠；并且，我们要借着这「看得见的预言」，来印证那「看不见的预言」；如果这「看得见的预言」，不能应验，不但给我们看清他的预言不可靠，并且他在同一时间所作那「看不见的预言」，一样也是假的，不可相信。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T 牧师的预言是否诚实可靠。

根据江端仪的自供，当她进密室写「生命证道集」一书时，魔鬼就开始攻击她舌部另一处地方，（也就因此，T 牧师才应许她一切疾病得医治吧！）等她到星马去，舌部仍得不到医治，以致她舌部剧痛，面颈部生硬核，几乎无法讲道。（见江著「我们为了辩明真理」第 88 页）这几年来，舌部越烂越大，一点得不到医治。去年八月十四到廿二日江端仪召开了什么圣灵重建新约教会见证大会，事先江端仪就预言在会期间，神要行奇迹，叫她舌头全愈起来。会期结束了，我们所看见的却是叶恩潭等三人的见证信提及江姊妹舌头溃烂，流脓出血，疼痛万分。」

事后，江端仪又再预言她到台湾去，上帝要施行神迹医治她的舌头，大显奇妙。可是预言又不灵，根据报上的宣传，乃是「发现她抱着脸，痛得在床上打滚，床单上吐满了血水和脓。经过检视后，才发现她的舌根左边已经烂穿了两个大洞 ..... 。洞里冒着血水。」（台湾联合报，香港快报）

这样看来，T 老牧师的预言乃是「神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而事实呢？江端仪在进入密室时开始生的瘤，却得不到医治，而且是越烂越大，到了最近，连说话都不能，脓血吐遍床褥。我们把它对比起来，岂不十分清楚看出 T 老牧师的预言是不能兑现的么？根据申命记十八章廿二节的话，我们看定 T 老牧师的预言实在不是出于神，只是出于己意而已。

我们这里讨论的乃是事实问题。就是江端仪是否「一切疾病得着医治」，来证明 T 牧师的预言是否出于神，与「信心医病」的教义无关。江端仪却饰词狡辩，说她怎样相信神医，并絮絮不休地为自己诉苦，又把保罗的一根刺，为自己掩饰。她故意逃避事实，把主题岔开了！我得声明，我讨论的不是神医的教义问题，也不是江端仪的舌疮痛苦不痛苦，更不是神是否也把一根刺放在江端仪的舌头上，（神怕保罗过于自高，故放一根刺在他身上，如果神放一根刺在江某舌上，是不是江端仪在舌头上犯了什么罪，因此要受神的对付。这是顺便说起，保罗受了一根刺，晓得在神面前省察寻求明白。江端仪既然以「一根刺」自比，如果能够神面前谦卑省察，相信大有好处。如果江某认为不必，那就原谅吴某啰唆。）我们讨论的，乃是 T 老牧师的预言，是否在江端仪身上得着应验？如果得着应验，那「预言」就值得我们重视；如果得不着应验，那「预言」就不是出于神，就是假预言。请抓住主题，不要飘来飘去。

那晚上 T 老牧师对着江端仪所发的两则预言，那「看得见的」既然不能应验，明显是假的；那「看不见的」，又怎有可能是「真」？因此，我们看定了，江端仪的「女先知」只是「冒牌先知」而已。

再其次，从器皿来看，我们无法相信神拣选江端仪作祂的「先知」，要她去「震动全世界。」

江端仪在「生命证道集」中承认她过去结婚，离婚，结婚，离婚 ..... 的邪淫生活，根据她的自供，可以称为「淫妇」（照着圣经的说法）。但照我们所知的，江某的肮脏并不止此，她的舞女生活，黑市生活 ..... 并没有完全坦白，以这样「淫秽」的女人（根据圣经

的说法，照世俗的说法，应称为浪漫的，多采多姿的），神兴起她作时代的先知么？兴起她去震动全世界么？我们无法从圣经找到根据。

神没有在旧约兴起一个「淫妇」作祂的先知，在新约也是如此。撒玛利亚妇人五个丈夫，还有一个黑市丈夫，她悔改了，主耶稣没有拣选她作器皿，只让她在乡邻中作「见证」。抹大拉马利亚据说是交际花，在腐烂淫秽中生活着，她被七个鬼附着，主耶稣医好了她，没有拣选她作器皿，只让她跟随着作服事的工作（路八 1-2）。为什么主耶稣不兴起她们作器皿，因为她们太破碎了，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头，作荣耀圣洁的主的代表人。

或曰：历代神兴起许多罪人作祂的大工，有的是强盗悔改过来的，有的是酒徒烟鬼转变过来的，为什么「淫妇」却不可能？

我的答复是：「人所作的，无论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林前六 18）

或曰：保罗不是罪魁么？为什么神拣选他作大使徒？

答：保罗的罪是指着敌对神的基督和迫害祂的教会而言，保罗没有犯奸淫。

或曰：淫妇不能给神使用么？

答：她悔改了，可以学习撒玛利亚妇人为主耶稣作见证，可以学习抹大拉马利亚作服事主的工作；神不要她在众人的面前张扬。

淫妇是一个破碎的器皿，她站在人面前，她败坏秽恶的历史，令人齿冷；还有她「蛊惑」的性情，当她灵性软弱时，一败露出来神的工作就被败坏了！

或曰：经上不是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么？

答：本节圣经的全文乃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GoodWork。」（提后二 21）

一个悔改蒙恩了，她若脱离卑贱的事，她可以为主耶稣作见证，也可以作服事基督的工作，有如撒玛利亚妇人和抹大拉马利亚所作的，那是善工；那也是神要她们作的工。

笔者无意给江某「摸底」，可是，倘若这里有一人生活比撒玛利亚妇人还黑暗，比抹大拉马利亚还肮脏，如果神用她作震动全世界的器皿，我们实在无法从圣经找到根据呀！

总而言之，江端仪的所谓「女先知」，无论从预言的真实性而言，或者从圣经上神选召器皿的原则来看，都是「查无实据」，完全是「以讹传讹」而已。女先知云乎哉？冒牌先知耳！

## （二）「评今日的方言运动」与「真道辩正」

当江端仪走上极端灵恩派的牛角尖时，我们不住地为她祷告，也不住地密切注意她的演变。那时她越走越偏，已经偏离了真道。一九六二年冬天，在一次餐会中，我们提起她时，不住为她叹息难过。一九六三年江端仪到了星马，只因星马的信徒对她没有认识，被所谓「明星悔改」的先声所吸引，加上她那些夸大的见证，还有某些「灵」的蒙蔽，就

大大被耸动。结果把教会分裂了，再把分裂出来的挂上一块「新约教会」的招牌，就大肆宣传，说她建立了九处新约教会了！那时江派的势焰有如火把在星马烧起，许多信徒都感到极大的困惑，不知孰真孰假。加以檳城的郑沛然先生，被江端仪那种表面的热心（大力讲道派单张，流泪禁食祷告，半夜不睡，自己洗衣服）所「感动」，后来又接受她的见证，大力代她说话。郑先生是一位热心的信徒，又复熟读圣经，常用文字证道，大家很敬重他，因为郑先生离开了原有的教会，跟着江派走，这时江派更如火添油，使许多爱主信徒内心十分伤痛，也使许多幼稚的信徒更加彷徨。

因着神的怜悯和托付，要笔者为着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几年来，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上，正如耶利米所说：「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9）每一次为真道争辩时，神总先把负担放在我的心上，叫我的心灵十分沉重，食不安，睡不宁，就是梦寐中也被压住，直到我把那负担交代出来，我的心才恢复了平安快乐。正如产妇经过产难一样，要为所怀的胎受苦。我不是不知道为着自己打算应该「珍惜羽毛」，我也不是不知道争战的结果，我将四面树敌，也将遭受更多的毁谤，诬蔑和攻击，可是想到神的托付，想起他救赎的大爱，我就是粉骨也不足报恩于万一，我又怎敢为自己顾惜，为自己图谋。因此这几年来对外向着异教，对内向着异端邪说，我就是这样存着背十字架的心，作好神托付我的职事。

江端仪的错谬正像毒瘤一样，越烂越大，我怎能闭口不言，可是有三点难处，第一、灵恩派的道理，一般来说算是纯正福音，它的错谬是把某些道理过分强调，直到它从偏差走上了极端，再走进了异端。因此，当他们不把那些极端的话搬出来的时候，他们讲起来倒是十分像样的纯正福音。一个没有慎思明辨的信徒，很容易被混过，反而怪责你多事，或者责备你存嫉妒的心。第二、灵恩派的人表现得十分热心，祈祷是那么大声，有时且流泪涕泣；他们分派单张，对外布道，十分起劲；他们乐意奉献，并且常常禁食，他们是那么积极，那么热情，谁敢说他们的不是？谁不给他们的热情所感动？当大家对他们认识不清，被他们表面的现象所蒙蔽时，你若敢说他们半个「不」字，只有自惹麻烦无人接受。还有第三，江端仪所说的话，必须有凭据，否则她不承认，那时候将奈何她不得。就这缘故，要言又止，直等到江端仪从星马回来，大张旗鼓，大事宣传，那时我才根据她自己所写的，指斥她的谬误。写好了「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一集）」。

不久郑沛然先生出版了「方言灵祷」，我便写了「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二集）」，予以纠正。

「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一集）」给江端仪派的人打击太大了，因此江端仪利用了郑沛然先生等的名义，出版了「真道辩正」，给我反击，其实郑先生等中了江某的诡计，用的是郑先生等的名，出的是郑先生的钱，文章却是江端仪的文章，这一点下面将另有揭发，暂且按下不赘。

因为「真道辩正」歪曲真理，颠倒是非，因此我又出版了「评今日方言运动（第三集）」，予以驳斥，同时把江某的真面目予以若干的暴露。在星马的人这才警觉了，他们调查所得，知道江端仪这个大本营的真相，与江某的宣传差得太远了，这时又因着某些真理的争辩，其实江端仪除了尽量模倣先知耶利米以西结的口吻大唱其「女先知」滥调外，她对于真理所知实在有限，怎能与郑沛然、吴有庆等人相比，因此她除了搬出「是神给我

的启示」来唬人，就用咒诅的话来恐吓，要压他们低头，这种无赖的态度，只会给他们更大的反感，他们终于决裂了，各人分道扬镳。

江端仪在这里所说的「真道辩正」，拙作已在「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三集）」把它驳斥得体无完肤，江端仪却有胆量在这里提出，实在是咄咄怪事。

江端仪这样做，大概有下列两个原因：

第一、欺骗那些无知的人。十年前台湾有一个和尚，出版一本叫「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恶意诬蔑，把基督教骂个狗血淋头。作者出版了「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把它反击得落花流水。奇怪的，该和尚仍然煞无介事般把「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继续出版。起初我实在想不通，后来我才想通了，原来读「佛教与基督教比较」的人，未必读拙作「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因此，他们仍可以继续蒙蔽和欺骗读者，达到蛊惑的目的。现在江端仪的手段正与该和尚如出一辙，虽然他们出版的「真道辩正」已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她仍然厚颜地拿来作宣传，来蛊惑那些还没有读过拙作「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三集）」的人，继续被她蒙蔽。

第二、打击郑沛然先生等 -- 「真道辩正」名义是郑沛然先生等所写，实际是江端仪的手笔（下文另详）。她利用郑先生等来打击作者，另一方面却把江端仪大捧特捧。现在她再把「真道辩正」抬出来，如果读者一读拙作，「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三集）」，就看清了该书的错误，可是读者只知道该书是由郑沛然等具名，却不知实际乃出自江端仪的手笔，这么受打击的乃是郑沛然先生等人，正中了她的圈套。

自去年起江端仪已经恨透了郑沛然，恨之不足加以咒诅，咒之不足，四面派送信札书籍，公开宣布郑沛然等的「罪状」，如有可能，真要「置诸死地」。现在她再一次利用「真道辩正」。如果你相信「真道辩正」的话，受打击的乃是吴恩溥；如果你不信「真道辩正」的话，受打击的乃是郑沛然。一石两鸟，也太奸险了。（其实写「真道辩正」的郑沛然先生等人，已经与江端仪决裂，想不到江端仪还不听郑先生的禁止，还继续利用「真道辩正」去进行欺骗，手段太卑劣了！）

### （三）教会乎？宗派乎？

江端仪自称她的「新约教会」是真真正正的教会，她还大言不惭地夸称说「新约教会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怎不叫有识之士笑坏了肚子。

拙作谓弟兄会和小群（聚会所）讲地方教会是有真理根据的。江端仪便抢着说：「吴某既然是承认弟兄会及聚会所讲的地方教会是有真理的根据，为何他自己却不归附它们呢？若果他承认这是真理却又不顺从，岂不是承认自己是个敌挡真理的人么？」江端仪只顾抢舌根，一副泼妇骂街的姿态，徒令人作呕而已。

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地方教会？什么叫宗派？让我费些笔墨说一说：

教会是神从世人中间呼召出来的一群，这一群都是蒙宝血救赎，得圣灵重生，作神的儿女。基督是他们的头，他们互为肢体，联络为一体。

就因此，教会是个生命的有机体，它不是某些组织，不是某些社团；自古以来，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这「生命的有机体」里面的一个细胞。这千千万万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合成一个身一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

就因此，你蒙恩得救了，你就在这教会里面，如果你还没有重生，你就与这教会无分无关。因为教会完全是「生命」的组合。

什么叫做地方教会呢？「教会」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但基督徒还在地上的日子，他们要聚会、交通、工作，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发展神国的事工，因此，他们需要在一起来从事各样的事奉，进行各样的工作。耶路撒冷的信徒要在一起，哥林多的信徒要在一起，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地方教会」就出现了。在耶路撒冷的，被称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的，被称为在哥林多的教会。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地方教会；它们是教会在地方上的实际表现。

地方教会有多大呢？因为是地方，地方教会是包括整个地方的。就如说：耶路撒冷的地方教会，它应该而且必定是包括耶路撒冷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里面的；哥林多的地方教会，它应该而且必定是包括哥林多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里面的。地方有多大，它包括的也有多大。地方教会不能大过那地方；地方教会也不能小过那地方。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已经蒙恩得救，你就是什么地方教会的肢体。

因此地方教会，它必须能够包括那地方蒙恩得救的人在里面，它才能成为那地方的教会，它也才有资格挂起某某地方教会的招牌。

假如香港，有个张三，他挂起「香港教会」的招牌来，他指斥其他教会都是公会，是宗派，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教会，并不能因此，张三的「香港教会」就成为一个实在的香港教会；最多只是「张三的香港教会」而已。

不多久有个李四，他也挂起「香港教会」的招牌，并且侈言「香港教会，只此一家，其他都是假冒的。」李四责骂一切的教会都是假的，连张三的「香港教会」也是假的，只有他这一家才真真正正出于上帝。虽然如此，李四的所谓「香港教会」并不能因此就成为真正的香港教会，充其量也不过是「李四的香港教会」而已。

香港是一个地方，香港教会一定要能包括香港蒙恩得救的人在里面，他才能实际成为香港教会。否则无论你的招牌写得多大，说得怎样花巧，它是无法而且也绝不能代表香港这一个地方，不管任何人挂起「香港教会」的招牌来，说得温和点叫它夸大，说得严厉点叫它冒充。

这是有关地方教会的基本知识。江端仪懂得么？

什么叫做宗派呢？

当地方教会在哥林多出现时，它就被称为「在哥林多的教会」。不多久在这教会里面发现了分争结党，大家各不相让，争着出头有人说：「我属保罗」；有人说：「我们属亚波罗」；有人说：「我们属矶法」；有的人看不过眼，他们紧紧抓住基督作招牌，说：「我们属基督」（林前一 10-12）。这种分争结党，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精神的宗派」来了！

保罗就因此致书责备哥林多教会。还好哥林多信徒接受保罗的责备，懊悔自责。如果哥林多信徒不接受保罗的责备，各行其是，那么发展下去，哥林多城也许可以组织了若干新教会出来：「保罗布道会」，「亚波罗堂」，「矶法公会」，「基督教会」。

这些教会，不论称为「公会」也好，「教会」也好；也不论称为「保罗」也好，甚至「基督」也好，只因为它们都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性教会以外组织的，因此他们都是「宗派」。这是组织的宗派，是由精神的宗派发展出来的。

这是有关宗派的基本知识。江端仪懂得么？

关于教会与宗派的道理，真是说来话长。我不想多赘，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来。

江端仪骂一切的教会都是公会，都是宗派，这话说得还不错（如果连地方教会都骂，那就不对），江端仪便因此自己挂起「香港教会」的大招牌来，说它才是真正的新约教会。她完全不知道（也可能是诈作不知道），她这样作，从圣经真理说，仍然是一个宗派。从最好方面来说，江端仪最多也不过是哥林多的「基督派」；从坏方面说：是一个不守本位的妇人所带领的小宗派。

「形式的宗派」是从「精神的宗派」发展而来的。什么时候，人有了分争结党的心，人就有了「精神的宗派」在里面；什么时候人抬高自己，否定别人，他的心实在已经充满了宗派的精神。

江端仪自己是一个小宗派，可是宗派虽小，宗派的精神比谁都大，广东俗语有所谓「人细鬼大」，用这句话来形容，倒十分合适，她看不见自己的真面貌是怎样，却在那里跳，骂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都是宗派，都是坟墓，只有她这个「不三不四的小宗派」才是真真正正的教会，她还向她的善男信女大发预言，说一九六六年新约教会大复兴，那时候全香港一切教会都要改挂上江端仪的招牌，「痴人说梦」，真是叫人啼笑皆非。

根据上文说来，弟兄会及小群讲的地方教会，实在是真理根据的；而且大致是合乎真理的。

江端仪便用刁泼的口吻责备笔者为什么不归附他们（归附两字，刁泼之至），并进一步诽谤笔者不归附他们便是敌挡真理。信口雌黄，令人齿冷。

小群讲的地方教会的真理诚然是对。笔者三十年前跟他们有交通，一起擘饼，也一同事奉，彼此有供应（那时候，如果说得不错，江端仪正张艳帜于石塘咀，过其舞女生活呢！）。这不是什么归附，而是基督里的契合。

可是小群讲的地方教会的真理对是一件事，小群站的是不是地方教会的地位，能不能担负起地方教会的使命，是另一件事。

还有一件，今天地上所有的公会宗派，是不是神所咒诅、所定罪的。如果神祝福，我们却把它定罪，这分明是过份。

在小群的眼中看来，只有他们站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也只有他们算是地方教会，其他的教会，都是公会，都是宗派。可是照着我的看法，小群站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上，他们算是地方教会；但其他的教会，从组织方面来说，他们是公会，是宗派，但从实际方面来说，他们里面有许多蒙恩得救的人，也就是说，有许许多多教会的肢体在其中，因此，

他们也是教会。大家所得的有大有小，就算小到只有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里面，他仍然有教会的实际在里面，他仍然是地方教会的一部分。

就在这个信念下面，因此，我没有否定今天在地方上的一切教会（叫它公会宗派也好）；但这绝不是说，我赞成宗派。我反对宗派的心，昔如是今也如是，可是我的重点放在「精神的宗派」上面，一切的分争结党，一切的围墙政策，一切的自高自大，自以为与人不同，我们要把它们否定，咒诅，打倒；精神的宗派打倒了，组织的宗派只是外表皮毛的事，解决就容易。

我费了许多笔墨，如果江端仪有了受教的心，就再不应掩住自己眼中梁木，去责骂别人眼中的刺。江端仪内心的宗派比谁还大，比谁还强。她不懂什么叫教会，什么叫地方教会，也不懂什么叫宗派。只掀拾别人的话渣儿，骂别人是宗派而不知自己一样是宗派；在墙上刷上「香港教会」几个字，便大胆责骂全世界的教会都是宗派，都是坟墓，只有我这里才是新约教会，并且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实在像癞虾蟆，把肚子鼓涨了气，向老牛夸张说：「我的叫声全世界最响亮」，一样不知自量。

#### （四）T 牧师与女先知

笔者指江端仪从一位美国来的老牧师手中接受女先知这职务。江端仪骂我「无知愚昧」，骂我「虚构」，她狡辩谓「这位老牧师从远道而来为我们按手，无非是要在多人面前印证此事及坚固我们的信心而已。」

究竟是吴恩溥无知愚昧呢？还是江端仪「得鱼忘筌」，「过河拆桥」？如果吴恩溥说的话出于自己，江端将振振有词说我「虚构」，我们还是根据江端仪自己的话吧！请读者再翻到本书前面第四、五页，江端仪的自供词再小心看看吧。

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出几点：

1. 江端仪赴 T 牧师的聚会，是无意的，乃出于别人的电邀，而由他女儿提出的。
2. 当他听到 T 牧师大声宣布说，神要在东方兴起一位姊妹作祂特殊尊贵的工时，江端仪觉得莫明其妙，为这些话心中纳闷。
3. 当 T 牧师继续说下时，大家十分注意，江端仪也定睛注目看他。
4. 忽见他老人家伸手一指说「就是这位姊妹」，江端仪听见登时吃了一惊，心中怦怦跳动。
5. 江端仪自认「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希奇的事情」，她因此「感极流泪」。
6. 老牧师言毕随即请江端仪及她女儿等上台，于是他奉主的名为她们逐个按手祝福祷告。
7. 江端仪当时心被恩感，不住淌下热泪，默然对主说：「在多人面前你抬举了我。」
8. 江端仪所谓「作祂特殊尊贵的工」，根据蒋伯熙先生的见证，是「女先知」。可见江端仪所述说的，与当日实际情况还有出入。

根据江端仪的自供，我们看清楚，她是于四月十七晚被宣布，被按手、被祝福，担任女先知职务的。四月十七日以前她一点不知道；四月十七晚赴会以前仍然一点不知道；

就是在 T 牧师还没有指着她，说「就是这位姊妹」以前，她还是一点不知道。当 T 牧师指着她说「就是这位姊妹」时，她因「梦想也不到」，「登时吃了一惊」「心中怦怦跳动」。

江端仪「梦想不到」会被宣布为「女先知」，现在 T 牧师竟然宣布了，这消息太突然，吓得她「吃了一惊」。T 牧师不但「宣布」，还宣召她上台（江端仪自称为「请」，这显出她夸大成性），给她接手，给她祝福，给她祷告（以理推测，T 牧师接手时，江端仪想必跪下，江端仪省这一笔，无他，仍然是骄傲鬼作怪而已），江端仪在这一连串的「宣告」，「宣召」，「接手」，「祝福」，「祷告」之下，完成了「女先知」的按立礼，（拉立礼三个字，江端仪是抵死不认的，但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不是按立礼，请读者自己决命吧！）然后，这位 T 牧师再来一个差遣仪式：

「他（指 T 牧师）当众向我发了许多预言，大意说到神特别选召我们班无有的人作祂特殊的圣工。神应许与我们同在，无论去到什么地方……。」江端仪那一晚为着这「梦想不到」的女先知，感觉到神「在多人面前抬举了她」，热泪不住淌下。

我们根据江端仪的自供词，看出江端仪从 T 牧师手中接受「女先知」的职务，是这么清楚，江端仪竟指责吴恩溥是「虚构」，是「无知愚昧」，岂不奇怪。

当江端仪那晚回到家中，仍禁不住内心的高兴，仍然「跪下祷告谢恩，直到凌晨二时许」（见圣灵行传第七页），那时辰，江端仪不知要怎样感谢 T 牧师，在她「梦想不到」的时候，竟然在「多人面前」把她按立，抬得她这么高。可是现在，江端仪却一概抹煞，把 T 牧师的「按立礼」「差遣礼」完全否认，岂不是「过河拆桥」？「得鱼忘筌」？

江端仪说 T 牧师的按立礼叫「印证」，这完全是假话。什么叫「印证」？如果江端仪得了启示，作了异梦，说上帝要立她作女先知，她「喜得不敢信」或者「半信半疑」；又如果另有一人得了启示，受了感动，来告知江端仪，说上帝要立她作女先知，她半信半疑，或者不敢置信；就在此时，T 老牧师来向江端仪宣告，接手，证明她所听见的，或者得到的「女先知」的启示，实在是出于神，江端仪因此就完全相信，在这种情形下，T 老牧师的话才叫作「印证」。

可是现在并不如此，在 T 老牧师未会宣告之前，江端仪是一无所知，并且是「梦想也不到」，要等 T 老牧师宣告之后，江端仪才「吃了一惊」，「感极流泪」。这那里是「印证」？

江端仪难道不懂得「印证」这二个字的意义吗？不！江端仪所以故意曲解这二个字的，我想可能是：

(1) T 老牧师是五旬节会的牧师。照江端仪的说法，五旬节会是灵恩派，「不离宗派色彩」，仍然「拦阻圣灵更进一步建立教会合一的见证」（见金灯台 13 页）；因此五旬节会仍然被弃绝在「新约教会」外面。现在如果她承认是由五旬节会的老牧师来给她「女先知」职务，以后要再反对五旬节会，难免有「狐埋狐掘」，「吐后转过来又吃」之讥。

(2) 五旬节会的 T 牧师，究竟是人，从人手接受「女先知」的职务，究竟算不得第一。虽然开始时，她为着女先知这个衔头「感极流泪」，觉得在多人面前抬举得太高了，可能后来越想越不对头，究竟是从一位牧师手中接受来的，还不是直接从上帝领受来的；要学保罗就应该学得像样些，保罗的职分是从神领受来的（加一 1-12）。因此她也就转

了口，不承认 T 牧师那晚按的一幕，而硬说 T 牧师是来印证。这样，才能够把自己抬得更高。

我不想再多说。从江端仪的自供词中我们看得太清楚了。有一些人偷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江端仪却连嘴都用不着擦，事实昭然，她还敢老羞成怒，骂别人「虚构」，骂别人「无知愚昧」，江端仪实在太聪明了。就是这聪明叫她大胆，狂妄，放肆，以为别人都是瞎子，可以任由她欺骗。求主怜悯这可怜的女人。

### （五）江端仪习惯说谎充满欺骗的灵

江端仪出身电影界，她深深懂得怎样宣传。这几年来她尽量利用宣传来抬高自己。她懂得利用基督徒的心理，摭拾许多属灵术语，圣经章节，缀拾成篇，叫许多信徒被蒙蔽。如果你细心研究，就会看出她的话辩而诡，若调查她实际情况，便显露出她的欺骗诈伪来。可惜的，是懂得她实际情况的很少，而能够慎思明辨的人也不多，因此她就得以大售其奸了。

在下面我将指出江端仪的欺骗，诡诈和夸大。让读者可以清楚认识江端仪的真面目。

(1) 师生问题 -- 江端仪指责笔者冒认她老师，原文如次：

「吴某实在是个撒谎专家，他在「评今日的方言运动」一书中自称说是我的老师，其实我从未受过他的教导，所以实在无法承认此事。我听过许多人讲道但从来未曾听过他讲道，只有一次他曾请我到他所隶属的礼拜堂布道而已 ..... 。这些本不必和他计较，但因要指出他是说谎者，在此顺便一提。」（公开信 33 页）

江端仪指责我在「评今日的方言运动」中，自称是她的老师，因此她就给我戴上「说谎者」，「撒谎专家」两顶帽子。

我很感激江端仪的盛情，只是我在什么地方冒认是江端仪的老师呢？为着明白起见，我只好找「评今日的方言运动」查一查，结果查出下列两处：

「江女士悔改以后，曾在培灵学院受造就，几年来作者在该院服务，勉强也可拉起关系来。当江女士开始作见证时，作者也曾请江女士在作者服务的教会作见证。说明了作者对江女士绝无成见，也绝无任何芥蒂，一切讨论，只是为着福音的真理而已。」（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一集第三页）

「以年纪论，大的直呼小的，并无不是之处。以身份论，江端仪是培灵学院的学生，笔者不才，滥竽该学院的老师，难道叫一叫江端仪的名字，也算是犯罪么？.....」（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三集一三〇页）

笔者一读再读，并没有冒认是江端仪的老师，江端仪竟指责我自称是她老师，岂非白日梦么？笔者在培灵学院滥竽教职，江端仪是培灵学院的学生，这是事实。虽然江端仪在她的见证中，已不再提及培灵学院的名，而只用「使我加入了一间圣经夜校，学习至圣真道」（生命证道集第二〇二页）；在这位「女先知」的眼中，承认是培灵学院的学生或许会减损她的身份，因此不愿公开承认，虽然如此，但她究竟是培灵学院的学生，人人皆知。因着我说她是培灵学院的学生，也因着我承认是培灵学院的老师，竟叫江端仪着恼，骂我

「说谎者」，骂我「撒谎专家」。究竟谁是「说谎者」，谁是「撒谎专家」，让大家评一评。江端仪这两顶帽子，恕我不敢领情，给江端仪自己戴上，真个不大不小，恰合身份呢！

笔者斗胆，多年来滥充神学教职，有许多昔先毕业的校友，叙旧起来便执弟子礼甚恭。但也有身出师门却目无尊长，卖主卖友者。其实，在这功利主义的社会，尊师重道者有几人，故今天操粉笔生涯的「人之患」者，对于师生关系，已经看得甚淡，学生认你才算数，学生不认你还是少拉关系，免得自讨没趣。笔者不敏，又怎敢自称是江端仪的老师？在江端仪眼中看来，母院不屑一提，更何况母院的老师？

其实，笔者所以提及培灵学院这一关系，并不是因为江端仪发达了，妄想攀龙附凤。江端仪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冒牌先知，我并不以她为荣，而是以她为辱；我提及她的名字，只想说明「包公斩侄」，是出于不得已的而已。

(2) 师承问题 -- 江端仪悔改后，确曾热心追求，除在培灵学院受造就外，还读过不少造就的书。最近不知是否以为从人领受的不如直接从神领受的才出类拔萃。因此她所讲的称为是从密室中领受来的；写的称为「敬录」。大概只顾话说得爽快，却因此撞了大板。就如她在「我们为了辩明真理」第 48 页说：「倪 XX 弟兄的书我从无看过一本，因神不要我的工作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可是在她油印信「拆毁对教会的观念」里面却说：「倪弟兄虽是初期受了灵恩，但日后又落在人意中。『属灵人』一书不知败坏了多少人，书中所论到邪灵工作是因他未冲破那风浪，若靠主冲破时便见圣灵大能。『工作的再思』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他用头脑想出来的东西。」这么看来，江端仪所谓「倪 x x 弟兄的书从无看过一本」，明明是说谎。（上参考郑沛然先生的「我们也是为了辩明真理 23 页」）

(3) 人数问题 -- 最叫江端仪动怒的，莫过于笔者说她人数越来越少，跟随她的人一个个离开她。」

江端仪日日大作宣传，那些在远处的人，听声而不见人，真以为这位女先知坐镇的「香港教会」一定是信众如云。如果她在的地方不复兴，别的地方又怎能复兴？岂知事实并不如此。要知我言不谬，摘取江氏大作为证：

(甲) 同工 -- 江氏在生命证道集论到她的同工：「神才一一为我预备。更赐我一位好同工 x 姊妹，她是神所爱的使女，事主极其忠心。」（224 页）「我深深知道这位姊妹的确是神差来帮助我的好同工了。一九六〇年四月，x 姊妹得神启示，叫她辞去原有工作，归耶和華為圣，她将此事告诉我，我心非常快乐，二人同心祈祷求主配合成为同工，使能终生同心合意事主道等主来。蒙主施恩答允所求 ..... 」（见 277 页）。她的同工正像公开信第一页江端仪所说的：她又配备了一班宝贝的同工与我一同在生命中见证祂生命真道。

可是现在呢？这位 x 姊妹走了，其他的同工走了，江端仪又另有一番说法：「吴某说跟随我的人一个个离开我，那些不过是一些跑不上十架道路及动机不正为饼而来的人而已。」「当时那班假同工只知享受神的恩典，不肯背负十架，又推翻神托我传的新约教会完全分别为圣之真理；」「在这班同工中，非但有些是将世界浮俗虚假的事带进来，也有些是将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及不敬虔的事带进来，更有些是将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假道）宗派人意毒酵带进来，」（见公开信 34、5 页）

江端仪的同工大家好的时候，个个都是经过启示，神的配合带领；大家一闹翻，江端仪就给他们一个个戴了帽子，定了罪名。这些我不管，我要指出的，乃是离开江端仪而走的人「有些是 ..... 有些是 ..... 」离她走的竟有这么的「有些」，殊可惊人。郑沛然先生给江端仪的信，有一段指责江端仪的话：「姊妹个性很强，又自以为义及属灵骄傲，不但目空一切，又大言不惭 ..... 难怪香港教会不能前进，而以前和姐妹要好的同工，要好的兄弟姊妹们，长久了就知道姊妹的个性难犯，就都跑开了。」值得我们注意。（见郑沛然先生「我们也是为了辩明真理」第三页。读者如需要，请函马来西亚来槟城邮箱二二三号索取）。

（乙）人数与地址 -- 江端仪的大本营究竟有多大呢？还是听一听江端仪自供：「聚会的人数初只不过三四十人而已，但愈来愈多，竟超过百人以上。后来我索性把两个房间拆通了，并装设讲坛及扩音器，俨然一间小礼拜堂，可容一百四十人的座位。有时人数最多竟约达三百人，拥挤到水泄不通。.....每次来的六七十岁老婆婆，也不在少数。」（生命证道集 224 页）

她的地址我诚然没有去过，所以只凭她个人宣传，最近她们又出版了一本关宝贝的见证，书名叫「变卖一切所有买宝贝」，第八页有云「.....我就跟他到梳栳道七号六楼见江姊妹。当我一踏进门后举目观望，只见大堂里面完全没有华丽的陈设，只摆着几张不大体面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大小邮包及印刷刊物，几位弟兄忙着抄写，几位姊妹和老婆婆们在那里折叠单张 .....我深觉奇怪，心想：难道这样就是香港教会吗？她的工作范围就是这么窄小吗？她的同工就是这些人吗？」

关于人数，江端仪在她的公开信中称：「聚会人数日日增加，虽有加倍地方，仍感不够座位 .....每次祷告会经常都有近百人左右参加。」（见 34 页）

从前人数多是三百人，现在地方加倍，是近百人。其实人多人少，实不足重轻，江端仪早已作好最坏的打算：「我也深知属灵争战可能打剩一兵一卒」（见公开信第 35 页）。「近百人」已经不得了。不过当我们想到一九六六年，是她们大复兴年，全香港都要变成她的新约教会，只是看到她们大吹大擂了这几年，情形这么不济，除非是印好了「香港教会第几分堂」的大纸贴，待大除夕雇人一张一张悄悄地黏在香港各教会的大门上，不然，恐怕江端仪的预言，又要一次失败了。

（4）夸大的见证 -- 欺骗另一个面貌是夸大。江端仪的见证，其夸大处叫人失惊。

今天有不少人作见证，夸大到完全失真，美其名叫「为主耶稣作见证」，其实为自己塑造一个「奇人」，「神人」的形像，去得着信徒的另眼相看，甚或崇拜。多少信徒只求有刺激，有兴趣，也不理他的见证是真是假，只要作见证的说得有声有色，情节逼真，还不像听故事，观戏剧一样！就因着这缘故，作见证的人尽量造作见证，穿插情节，越奇越趣越受欢迎。因此在神圣的布道会上，你就会常常发现许多布道家公开作假见证，来骗取听众的「拜」和「捧」。

廿余年前，笔者在一次布道会结束时，一位姊妹向我述说如何因着我的见证十分受感动，觉得我为主所受的苦太大了..... 我是在宋博士的布道聚会蒙恩，也是在宋博士的聚会献身的，因此布道方式也深深地受着宋博士的影响。宋博士每次讲道结束时总要作一段见证，来述说神如何在他身上施行拯救奇妙的工，因此在我们的布道聚会中，我们也「东施效颦」，学了这一套。当我听见那位姊妹的说话时，心中忽然有一个问号，我的见

证，是叫人看见耶稣，抑还是叫人看见了我？是叫基督在我的见证中显大，抑还是借着见证我的自己在人心中显大？一碰到这里，我的心立刻受责备，虽然我作的见证是真的，但我在人心中成为偶像，去抢夺了主的宝座，我那个实在的见证已经变成一种罪行（是无意的罪），我因此决定，不再述说自己的好处 -- 就是怎样为主牺牲，为主背十字架 .....等等；如果要作见证，只有述说自己的软弱（林后十二 5），免得有人把我看高。

我知道这是一种损失，传道人应当设法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人心中，而作见证常常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的最好方法。可是为着讨神的喜欢，我只有拣选「撇弃」的道路。也就是如此，我的布道方式也转变了。二十余年来，我听过若干人作见证，其中有些是具有名望的，在他们的见证中，我很容易听得出他们是夸大的，有时甚且是虚伪的（我不敢说他们故意作假见证，可能他们作见证有如讲故事一样，讲得久了只求情节动人，不知不觉就添插了许多想象的，或者是别人的东西）；特别每当听众啧啧称奇时，我实在为着他们担心。因为他们夸大的见证，不但在那里欺骗人，而且在欺骗神。

作见证是好的，撒玛利亚妇人作见证，感动她城里的人出来见耶稣（约四 40），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当他蒙恩以后，主耶稣要他去述说主在他身上所行的大事（可五 19）。真正的见证叫人听见之后，认识主是一位满有奇妙，恩惠慈爱的主；主得着他的心。虚假的见证叫人听见之后，对那作见证的人存着希奇崇拜的心，是他得着人的心。人的见证是真是假，这是一个很好的分辨方法。可惜的是今天有多少人想要得着人的心，不住地伪造见证，高举着自己，还美其名是为主的荣耀，实在太可怕啊！

上面我说江端仪所作的见证是夸大的，这只要你读一读她的「生命证道集」然后掩卷一想，江端仪是一个怎样的人，就可以很清楚。

其实江某的经历，仍有许多保留，许多夸大的。

如果我没有听错，在香港陷敌前，江某是在石塘咀金陵舞厅树着舞女艳帜的，多少人听说她是江太史的孙女，慕名而来，那时她赚了不少钱。

如果我没有听错，当香港陷敌以后，江某逃到广州湾去，以后在内地随着薛觉先、红线女的粤剧团演出，红线女是花旦，江某的角色乃是梅香（婢女），在粤剧界她是没有地位的。

如果我没有听错，香港重光以后，江某回到香港来，以后在电影界活动，演的剧虽然不少，只是她不是主角，演的只是配角，第二流明星而已。

我把我所听见的，跟我在「生命证道集」所看见的比一比，夸大之处何止一皮。

（5）诡诈 -- 欺骗的另一个面貌就是诡诈。知识分子明知不可欺骗，但又想欺骗，因此就弄手段，行诡诈，叫你坠入他的彀中，又无法指责他的罪行，只好暗自叫苦。

某人告诉我，某次有人在医院病得很严重，请江某去祷告，祷告以后，他家人焦急地问，这病会痊愈吗？江某答很快就出医院。他们很高兴，以为主听祈祷：叫病人得医治。不多久这病人死了，他家人很失望，他们想，明明说很快出医院，为什么竟告不治。旁人听了笑着对他们说，她说的并没有错，很快出医院；是死了出医院。」

走江湖的就借着诡诈的话在江湖闯，如果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用诡诈的方法玩弄信徒，我实在无法相信。

江端仪在电影界日久，很懂得宣传术，他晓得自己捧，不如利用别人捧；攻击人不如假手别人攻击，爽快利落，自己手头也干净。我在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三集）就指责她这种手法叫猎狗政策。当郑沛然先生等写着「方言灵祷」和「真道辩正」时，交给江端仪出版，江某就大改特改，把称赞她的话，就再加渲染一番，江某就成为时代神人；把攻击吴恩溥的话，就再加重一些，恶毒的骂，吴恩溥就成为灵恩罪人。借着别人的名，实际是江某自己在捧自己，自己在毒骂别人，「借刀杀人」，岂不快哉。

我说的话是真的，有郑先生自己致江端仪的信可以作证：「但我们已经在以前为姊妹之名誉而辩正，那是假借我的名出版真道辩正（其实也是为江姊妹辩正）。」（见江端仪出版的「我们为了辩明真理」第廿四页）。

江端仪答复郑先生上面的话，虽然极尽诡诈的能事，但也无法否认，她说：「但不能否认「真道辩正」一书，因我未有尽忠，整理得不好，整理时未尽合主心，或是带着显露自己，侵夺神的荣耀 .....等以致有拦阻神完全彰显祂荣耀的地方，还有些话语带有血气字眼的，我没有好好告诉弟兄姊妹去 .....」（见江端仪出版「我们为了辩明真理」第卅二页）

「过去神感动我整理『方言灵祷』及『真道辩正』等书，祂也是要求我付出代价，虽然书不是我写的，但因是主的工，在圣灵里托我们修理，我就乐于尽心去作。」（见同上卅三页）

也就因此，当郑先生跟江某分道扬镳以后，他在冷静中清醒过来，致江端仪的信中就这样沉痛地说：「今我们同受圣灵感动，奉主耶稣的尊名敬告姊妹，从今日起切切不可再将檳城教会的名及各兄姊妹之名在文字上公开宣传，我们已经醒悟，不愿再被人利用了。」（见郑沛然先生出版「我们也是为了辩明真理」第十三页）

江端仪不但在郑先生的书上尽量利用，借以宣传自己，在她出版的「在圣灵里的交通」第一、二集所刊载的台湾来信，也由她尽量整理，尽量利用。这只要看其中每一封信的语气，笔法，如出一人，便可证明。其中有人曾寄信给笔者，语气笔法与江某所发表者，全然不同，这就证明江端仪怎样弄诡诈，美其名曰「在圣灵里托我们修理」，其实就是假借别人的名字，发表自己要发表的话，借以欺骗那些不知的人。这样做，在我们文字工作的人看来，是十分无耻的行径。

（6）利用明星来抬高身价 -- 我指出江端仪一方面斥责电影，一方面印单张，贴海报，却印着她从影时的戏装，妖娆肉麻，广作招徕。江端仪却狡辩着：是「主吩咐我写出见证单张，要把以前拍电影时的照片和奉献后照片放在上面，见证我主基督耶稣全备的救恩。」何等诡诈的话！

如果电影是罪恶，那么演员就是这些罪恶的制造者。如果电影应该咒诅，那么，这些电影演员就更应该被咒诅。江端仪斥责电影十分起劲，表示她对电影有一个圣洁愤恨的心，那么，对于她以前那些演员生活，就是题起来也是可耻的，应该愤恨才对，为什么却恬不知耻，拿它来大吹大擂呢？无他，利用电影明星作宣传而已。

这是一个淫乱的时代。电影明星特别具有煽动力。只要挂着明星的招牌，不管是大明星小明星，老明星新明星，王牌明星与及鸡尾明星，大家莫不另眼相视，趋之若鹜。因此今天有人开张，总要请明星剪纸，借以号召，便一时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去年

英国四狂人，到处人山人海，机场上拥挤着大群人，街市上出现包围着的人龙，表演时群众禁不住内心的歇斯里的，冲上讲台，许多少女如痴如狂，狂嚷着我爱你 I love you！明星的招牌太响亮了，江某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利用它来号召，来吸引；也因此到处总有许多人慕名而来。这倒是真的。如果江端仪坦白承认是她利用明星招牌来吸引人，我倒不说什么，她却把责任推诿到上帝身上，说是上帝吩咐她这样作。难道上帝要救人，不够能力，要江端仪摆出那副妖娆态来帮上帝的忙？上帝无法吸引罪人，要江端仪把她淫秽的色相，拿出来作恶成善？这是上帝所作的么？

郑沛然先生指责江端仪「每回写信不是奉神的旨意，就是得神的启示，」我要补充一句，「她把她从世界带来的作为，也说是上帝的吩咐。」

(7) 冒功 -- 江端仪在她的公开信 18 页，自夸「我从未到过台湾，但圣灵却借着祂托我们所传的真道，在台湾建立许多处地方新约教会。」

不知的人，真以为江端仪了不起。其实，江端仪正冒了薛春桐牧师的功。原来薛牧师自美国到台湾环岛布道，说方言，唱灵歌，最后在台中、基隆等地建立新约教会。当薛某从台湾到了香港，他们信息相同，路线相同，江端仪刚从星马回来，就介绍薛某到星马去，继续她未了之工；而薛某在台湾的工作也就介绍给江某，让她接续他的工作。不久，薛某由澳洲而大溪地，而返美，在台湾的工作就由江某去发展。台湾的工作是由薛某开始，而由江某去承继的。江某大笔一挥，却把一切都归到她自己的头上。如此好大喜功，掠人之美，真是充满肉体的臭味。现在江某又与薛某分手了。在台湾的江派和薛派也分了家，各演对台戏。江某自夸「新约教会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现在许多五旬节信仰的传道人虽也说传新约教会，但却是冒充的。」（见江着「我们为了辩明真理」第 34-35 页）因此除了她一个人和她所御派的人以外，任何人都是冒充，也因此任何人要跟她合作，必须先向她俯伏低头（用她的话，是向上帝俯伏低头），如不向她俯伏低头，就不能与她同工，也因此就都成为宗派，成为坟墓。郑沛然如此，薛春桐如此，任何人都如此。

综上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江端仪怎样被那欺骗的灵所充满，她说谎，造谣，夸大，诡诈，假冒，一点不觉得是罪，还披着一副「冒牌先知」的外袍，在那里不住地自欺欺人。郑沛然先生有几句劝她的话，转录如下：「请姊妹不可被欺骗的灵所迷惑 .....你要细查灵恩派有些传道人起先神很大用他，后来骄傲了，被欺骗的灵所迷惑，以为自己就是神，且以私意强解圣经，结果一败涂地。」（见郑着「我们也是为了辩明真理」第十五页）

## （六）再论郑沛然先生

我指出郑沛然先生「过去曾一度被江某的「热心」和「工作」所蒙蔽，认为江某所传是真，但他究竟是一个在真理上有根基的人 .....。」江端仪就给我恶意的攻击，说我「用谄媚话来恭维奉承他。」真是白日见鬼。

郑先生是一个熟读圣经，并且在真理上有根基的人，为人所共知。我实事实说，半点没有谄媚奉承的意思，而这话根本也谈不到谄媚奉承。如果我说郑先生「在真理上有根基」是谄媚奉承，那么江端仪在她书刊上面不住地称赞郑先生岂不是「舐疮吮痛」？其实笔者跟郑先生交往多年，从来没有谄媚他，奉承他，我对他无所望无所求，我也用不着去谄媚他，奉承他。谁不知道江端仪得着郑先生之后，每月在他手里拿了大笔「奉献款」，

直到郑先生醒悟以后不把钱给她，起初一段时间，以致江某有「夫子在陈」之窘境，因此恨透了郑先生。这是赘语，不在话下。再说当江端仪到槟城时，她表现得十分热心，刻苦，她的工作也十分吸引人，郑先生就被她的「热心」和「工作」所蒙蔽，因此跟随她走，郑先生在「方言灵祷」和「真道辩正」经有自述，这里不赘。这也无奇，主耶稣曾警告门徒：「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太廿四 11-24）自古及今，「失足」的人并不少。但一个在真理上有根基的人，虽然跌了一交，他仍然会站立起来，「失足」叫他一时受亏损，但终要醒悟。郑先生就是如此，虽然一时被江端仪所蒙蔽，但日子一久，慢慢冷静，便渐渐清醒过来，这时他恢复灵智，思前想后，便能够明辨是非。兹将郑先生去年六月一日给江端仪的信转载于后，便可规见郑先生与江端仪的决裂，是有真理的原因的。（江端仪出版了她与郑先生来往信件，却把郑先生的信有的节录，有的不敢刊出，她的目的只想利用「一面之词」去欺骗那些无知的人，绝不诚实。）

「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郑沛然、x x x 、x x x 等同一灵感奉神的旨意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姊妹江 x x 。基督是你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耶稣基督归给你 .....如今我们同受一位圣灵感动，奉主耶稣的名特写此信劝告你，虽然你为主的工作劳碌，为主的名劳苦不倦，然而有一件事主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那向主耶稣基督纯一谦卑尊主为大的心离弃了。你所劳碌出版的「灵里交通」和「星马信徒蒙恩见证集」，竟然不是为传扬基督耶稣为主，乃是传扬你自己的名，你要听神的仆人保罗所说的话，「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人相信我。我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们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其实槟城教会聚会是神一手作成，不能将功劳和荣耀归于任何人。那时固然是时势使然，也是我们和各兄弟过去对教会真理有相当认识，有出宗派的经验，又蒙神的带领才一鼓作气成立槟城教会。那时姊妹看见神与我们同在，好胆为这些小羊的缘故成立这聚会，才引起你有勇气在各处讲道时鼓励人出宗派成立聚会。新加坡虽然有人听了你全备福音受感动，但退后的也不少。姊妹虽然曾写信鼓励他们租屋聚会，然而未有一人敢负起大责任。因此，神特差郑老弟兄出星，并将自己住宅奉献给神作聚会地方，又负责一切。如今姊妹将神一切荣耀都归在自己身上，始终不停地将自己的名字和星马圣灵工作连在一起大吹大擂，使那些无知的信徒崇拜人过于崇拜神。

如果说星马的工作是神托付你一人作成的，因何你乘星马的胜利回香港时，立即大动土木，修理香港 xx 七楼作聚会所，挂起 xx 教会招牌，照理有这么一位神人，应该大大复兴，然而今日 xx 的教会和星、槟的教会比较，实有天渊之别。不但许多同工和你分开，就是你的家人都不能完全和你同心，就应该在神前省察自己，难道神用你在星马作大工就不能用你在香港作大工吗？（港之人口比槟多十倍）神的能力和祂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因何姊妹在香港不能摆出美好的见证呢？可见星马的工作不能完全归功于姊妹一人身上明矣。或者姐妹要说先知在本地不受人尊敬，所以 x x 教会无见证。但是我们也都是本地先知，也是在本地工作，都蒙神祝福，甚至我们的家人都是同心服事神。可见人无可夸口，所夸口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和祂钉十字架。

我们曾读过教会历史，也看过许多神大用的仆人传记，从没有如姊妹这样善于传扬自己的大名，将神的荣耀都归在一人身上的。路加十七章 7-10 的一段，记载那殷勤作工的好仆人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姊妹所谓文字工作，不是为圣经真理，只为传扬自己，高举自己过于高举主。如今我们同受圣灵感动，奉主耶稣的尊名敬告姊妹，从今日起切切不可再将檳城教会的名及各弟兄姊妹之名在文字上公开宣传，我们已经醒悟，**不愿再被人所利用了**。因为祂是应当兴旺，人是应当衰微的。 .....

至于近日寄来的公开信中，说到奉神旨意被召回港的两位同工，本来在星马各地工作都和我们表示合作，也和星洲教会诸弟兄姊妹同心。但自姐妹和郑老弟兄有意见不同及加拿大老姊妹在星传道被一些江派误会后，贵同工在古晋时就因为奉姊妹命令（因姊妹和郑老弟兄的来往信都有抄副本给他，他也给江派的人看），对我们郑老弟兄全家人失去信心，反而起了恶感了，所以他俩从古晋回来不问是非，x 弟兄一登讲台就公开责骂那些负责请加拿大姊妹讲道的人。而 x x x 姊妹在拜六晚和主日同样借说方言，繙方言大责备那些请加拿大老姊妹讲道的人（二次所说的大同小异可见是属肉体的），在会场中江派听了暗中说「阿们」，而一些对真理认识较深的兄姊听了不禁摇头叹息：这样**凭肉体的说方言、繙方言真是亵渎神的名**。

这假期间星洲所召集的工人及负责人退修会，二位贵同工对郑老弟兄全家及檳城六位赴会的兄姊们存有敌对态度。有些外地来参加的信徒也受了贵同工的影响，以致所发言论语气完全和姊妹写来责备郑老弟兄的信一样。现在星加坡教会无形中已经分党派，姊妹也许觉得很如意吧？这些情形现在也星到马各地的教会了，因为有人在暗中作地下工作。

姊妹一向是主张地方教会无宗派的，如今提出几个问题请教：（一）本地方的教会既然是无宗派，为何长老们无权请别处来的神所印证的传道人讲道？（二）本地方的教会应否受别地方的一个传道人指挥？（三）本地的教会当受别地方派来的工人管制吗？或别地方派来的工人应当顺服别地方的头子而在地方教会作那分裂教会的工作呢？（四）古往今来，神的真理只启示一个人吗？（五）古往今来，新约教会只姊妹一家别无分号吗？（六）古往今来，只有姊妹一人是神特选使女，别人都是冒牌的吗？（七）一个小小的布道团要统制全世界的独一无二真理，可能做到吗？（八）别人所传的道都是「毒草」，只有姊妹所传的道才是「好草」吗？「信徒在阴间受痛苦」时期是「好草」吗？（九）本地方的兄姊们都是愚昧无知、都不晓得慎思明辨吗？（十）我们都是您用福音生的吗？-- 大言不惭。

请看旧约时代以利亚，以为神只留下他一人是真的先知：但神向他说：「我为自己尚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罗十一 4）而新约时代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这里所说的仆人和使女原文是多数的，可见不是只有姊妹一人奉神的旨意蒙召作使女，请姊妹不可被欺骗的灵所迷惑，不可口口声声叫人出宗派，自己却在星马揽起「江 x x 派」，而将星为圣灵合一的教会加以分裂。你要细查灵恩派有传道人，起先神很大用他，后来骄傲了，被欺骗的灵所迷惑，以为自己就是神，且以私意强解圣经，结果一败涂地。我们被圣灵所感动，特写此信劝勉姊妹，不可再一意孤行了，若不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所发的警告，将来一定自食其果，荣耀必变成羞辱，不但你和贵同工羞辱，神的名亦将因你们而受羞辱的。请姊妹不可销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不作，愿平安的神亲自使

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祂必成就这事。

再者：现新加坡教会分党，就是吃了姊妹的毒草。每回江派讲道都是引用姊妹所写指责郑老弟兄的一套话来攻击人。

我们再奉主耶稣的名敬告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请姊妹留意之。

郑沛然等同启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 (七) 江端仪谬解圣经制造方言

江端仪惯于谬解圣经，她不管是新约是旧约，是指以色列人或者指基督徒，教会时期或者国度时期，不管是方是圆，牛头马嘴，只要她高兴，便把它纳在一孔。这种随从私意，谬解圣经的手法，是完全错误的。

就如她解释方言的经验，就是如此。

「我以前未曾听过人用方言祈祷，不知方言到底是怎样的 .....心中很渴慕 .....但祈求多日仍是未得。一晚跪在主前，恳切对主说：『主阿！祢今晚若不赐下圣灵为我施浸，我就不起来了！』但主启示我说：『不是你等我，乃是我等你！现在就用信心说方言吧！』我就随随便便开口 DE, DE, DA, DA, 的说出单音调，好像孩子学话的语言来。那时魔鬼立刻来试探我说：『这不是真方言，是你自己乱说的假方言。』当时我心中不禁有些害怕，但主叫我用祂的话抵挡魔鬼，当我明白信的人所说的都是真方言（只有不信的人才会说假方言）之时，我就一直放胆说下去 .....」（见金灯台第一集一〇七页）

我在评今日的方言运动已经说过，倘若圣灵充满的人就说方言，那么，他们既然被圣灵充满了，就一定会说出方言来，不必等待他们自己随使用舌头组织些单音调来；既然他们需要自己用舌头去组织些单音来 DE, DE, DA, DA, 就明显不是圣灵的话语，不过是出于他们的人意组织出来的音调，怎可说是从圣灵来的方言。此理至浅。一想便明。

江端仪一方面说「方言是信心的言语，你若相信主应许『信的人必说新方言』，你便可凭着信心，说出圣灵借着你的舌头发出的舌音（方言）来。」（金灯台一〇五页）另一方面又说：「信的人所说的都是真方言」。江端仪的自信心倒算大，但这是谬解圣经的语言。

让我严重的警告：事实永远是事实，你有自信心，但自信心并不能改变事实。如果你闭着眼睛，不问事实，硬说我如此相信，我的自信便是事实。这不是自信心，而是一种盲目的自欺。

举个例子说：这里有一只癞虾蟆，它摇摆地说：我是天鹅湖的仙女。试问癞虾蟆的自信心能够改变事实么？

又比如这里有一头笨牛，它说我有信心，我自信我的歌喉是全世界第一，试问这笨牛的自信心能够把它挤上歌后的宝座么？

江端仪自欺欺人，说什么你若有信心，你用舌头说出来的都是真方言，这是欺骗的话。信的人所说的未必是真方言，只有圣灵亲自赐给的方言，才是真方言，你不能强调个人的自信心，制造事实，来冒充圣灵的方言。

江端仪就是这样自己制造出方言来，以后便自认为得意的发明，便如此教导那些求说方言的人，面授不足，并笔之于书，分送各地，要各人学习她的先进经验，自言自语的DE，DE，DA，DA起来，然后自信是「方言」，然后便放胆再「操练」，所谓操练，便是鼓动舌头，再组织些怪异的舌音来。

据江端仪自称许多人读后，都领受了圣灵浸。这就是说：许多人拜读了江某的先进经验，然后就跟着自鼓舌音，DE，DE，DA，DA起来，然后就自己高兴，走以相告，说他们说起方言了。原来「方言」与「圣灵浸」就在他们一舌之间，只要他们自己鼓动舌头，说些DE，DE，DA，DA，便是说方言，便受圣灵浸，这不只是儿戏，简直是亵渎圣灵。

#### （八）江端仪的「圣灵行传」

江端仪把她自己的工作，自称为「圣灵行传」，自己以圣灵的代自己居，据她自辩：「每一位领受圣灵浸的信徒，都是圣灵的殿，换而言之，都可说是圣灵的代自己。」（公开信第三十页）这话实在是辩而诡。

每个受灵浸的信徒都是圣灵的代自己，这是不是每个受灵浸的信徒，他们的工作和行事都可以代自己着圣灵？都可以称为圣灵行传？

王明道先生在他的「五十年来」，述说他看见某人方言说得顶多：打老婆打得顶狠顶凶，我们可否套取江端仪的「圣灵行传」，说圣灵打老婆打得顶凶？

哥林多信徒都受过圣灵浸，他们说方言，各样恩赐没有不及人的，但他们有人嫉妒分争，有人结党，有人犯奸淫，有人涉讼公庭……照着江端仪的话，他们都是圣灵的代自己，他们的行事为人都可以称为「圣灵行传」，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哥林多城的圣灵分争结党，在哥林多城的圣灵打官司，犯奸淫……。

我们常说你是耶稣的代自己，这话的意思乃是：你在世上代自己着耶稣，许多未信的人要借着你的行事为人认识主耶稣；因此我们应该恐惧战兢，表彰耶稣的荣美。「代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天主教却把代自己注意到实权方面，认为神父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释放的天上也释放。不涉本文，这里不赘）

现在江端仪以圣灵的代自己居，倒也罢了，却把她的行事，自称为圣灵行传。一部使徒行传，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直到圣灵如何建立了新约教会，如何借着祂的仆人行事，但使徒行传不称为「圣灵行传」，而称为「使徒行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不是圣灵直接行事，而是圣灵借使徒行事，所以不能称为「圣灵行传」，只可称为「使徒行传」。责任分明。现在江端仪却把她的行事径称为「圣灵行传」，使徒不敢称的，江端仪敢称，江端仪不只以圣灵的代自己居，而是直接以圣灵自居。这是何等狂妄，何等亵渎。

还有，我说江端仪在许多事上自相矛盾，令人困惑，她就抢着说：「我们事奉的主 -- 神子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人们对祂何尝不是越久越困惑呢？」（公开信 6 页）她把自

已与耶稣相提并论，隐然以耶稣自比。西谚有云：上帝要毁灭那人，就叫他骄傲。」江端仪若不诚诚实实悔改，离毁灭不远了！

### （九）再谈孟他努主义

孟他努主义是教会历史最早的灵恩派。虽然如此，一千八百年前的灵恩派，和今天的灵恩派，在若干小节上虽有所不同，但大致上还是差不多，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因此我在拙作上会提及它，意思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江端仪却说：「吴某在『评今日的方言运动』及这单张，多次用孟他努派来比神托我们所作的工，他存心借以混乱人们的视听。孟他努主义或孟他努派是怎样的，我们不清楚，不敢随便说什么，相信吴某亦不会太清楚。」（见公开信 31 页）

江端仪不清楚孟他努主义是怎样的吗？这只是托词而已。因为关于孟他努主义，只要多找几本教会历史读读，就可以清楚，我不相信江端仪对于孟他努主义就一无所知。只因她们跟孟他努主义所走的路线是一样的，因此她就托词规避，像鸵鸟一样，当猎人把它追到时，它就把头藏在沙土里，不敢正视现实。

孟他努主义的路线是怎样的呢？让我再一次把它提一提：

1. 孟他努派信全部圣经。（今天灵恩派也是以纯正信仰的面貌出现）
2. 他们非常重视神迹的恩赐。（今天灵恩派也然，他们极其注意神医等）
3. 他们说一种奇异的声音，不知所云，（显然就是今日的所谓「方言」），并以此作为测验真假教会标准。（今天江某等也如此）
4. 他们宣传主快再来。（这一点是正确的）
5. 他们有一种狂热的厌世主义，他们禁止妇女的装饰，属世的科学、美术，和一切享乐都被视为魔鬼所设的陷阱。（今天江某等也如此）
6. 他们提倡禁食，越多越好。（江某宣传她禁食二百多日，比较摩西四十日，主耶稣四十日，更大为出色）
7. 他们注意圣灵直接的恩赐，他们认为教牧界是属肉体的，他们才是属灵的。（江某也如此）
8. 孟他努等自称受圣灵大大感动，魂游象外，得着上帝的启示。他们相信这种启示比圣经的话更重要。（江某等也常以见异象、得启示教训她的门徒）
9. 孟他努有两位女先知，百基拉和马克西米拉，她们以圣灵的自居。（今天江某公认她们是圣灵的自居，并以自己的行事称为「圣灵行传」）
10. 孟他努派的禁欲、苦修、叫人看见大受感动。（今天江某等也以禁食苦行等大作宣传，大大引起人们的同情）

上面所提的都是荦荦大者，我们把他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今天江某等所走的，正是一千八百年前孟他努派的路线。「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前车已覆，后车不戒，奈何奈何！

有一些不暇细察的老实人（罗十六 18），听见江某夸大的见证，看见她那么苦修，又听见她口口声声宝血十字架等等，明明是传圣经的道理，就以为她所说的是纯正的福音。我必须题醒弟兄姊妹，灵恩派信全部圣经，也传说圣经，他们的错误，是把里面局部的道理，就如圣灵的道理（江某再加上教会的道理），作若干人意的强解（甚或曲解），使真理变为畸形。他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就如近来江某在九龙地区，煽动若干人，放弃家务，不管丈夫儿女，日夜到她那里祈祷禁食，搅得夫不夫，妻不妻，父不父，母不母，家庭濒乎破裂，浅信的人看见十分困惑，未信的人听见吓胆，引以为戒。这种偏离真道的极端行动，初看十分热心，其实是破坏圣灵的工作，一群疯疯癫癫「狂热份子」，使不知真相的人，以后一听见「圣灵充满」就引起了许多误解，因此拦阻了圣灵真正的工作。

### （十）关于拙作大赚钱的问题

关于拙作「评今日的方言运动」，江端仪骂我大赚钱，骂我赚的是卖主血价。关于这事我原不想说什么，后来想一想，我虽不自辩，但把这事写明出来，也可以多一个证明，看清楚江某等实在是被欺骗的灵所充满。

江端仪在公开信第四页说：「他那本『评今日的方言运动』一书出版后，很多敌挡灵恩的礼拜堂抢着买来看，又鼓励信徒购买这些书，互相馈赠作礼物，因此作者赚了许多钱。于是很快的第二、三集相继出版，又赚更多的钱。」

在她的金灯台第一集第四页说：「最近书坊出版之吴 x x 所写的『评今日方言运动』一书，不知危害了多少信徒的灵性。许多渴慕灵恩的信徒一读了这本书的假讯息，个个对灵恩都视如猛虎。不但香港信徒受害甚深，在泰国、越南、星马、美国、沙拉越、台湾各地有许多神学生及平信徒也受害。香港的信徒几乎个个都读过这类反对灵恩的书，尤其是这本『评今日的方言运动』。许多受了灵恩的弟兄姊妹都被绊倒了。」

江端仪因为看见拙作销路特别好，大家**抢着买**，香港信徒**几乎个个都读过**，因此她就以为一定赚大钱，因此她在我们为了辩明真理第十八页说：「读 x 老姊妹信，知该作者吴 x 贪不义之财。」

江端仪在这里用了双关的话，说我贪不义之财。一个传道人犯了「贪不义之财」的罪，那还了得。但老姊妹的信究竟还不够力量，因此她就搬出她们的「圣灵」来，在她的「圣灵里的交通」第二期第三页，她刊出了星加坡吴弟兄说预言，说出下面的话：「评今日方言运动」及各反对灵恩的书，作者虽赚得不少金钱，但他们若不悔改便有祸了！」

这样一来，连她们的「圣灵」发「预言」，都说吴恩溥赚了不少钱，那还不是真的么？

究竟吴恩溥赚了多少钱呢？日前一位朋友问我，据江派的人说，吴某写这本书赚了十万元，那位朋友问我是不是真。我听了只好一笑，不想辩明。第一，中国的作家写了一本书可以赚十万港币，这实在是「前无古人」，吴恩溥有此殊遇，实在可以自豪。第二，吴某的书卖得这么贵，大家还争相抢买，可以大发其财，比起江端仪的大作，大派大送，却给人家随手抛在街边，丢在废纸篮，相形之下，我也应该自豪。

其实拙作「评今日的方言运动」赚了多少钱呢？

答：一文钱都没有赚到。

原来拙作由圣文社出版。圣文社是一个属灵文字供应的机构，本钱由我付出（其中有部份是爱主兄姊奉献），出版的书都用廉价出售，目的在以书养书，好叫这工作能够维持长久。我们的书价在今日香港教会出版界中，是定价最廉的。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发财，在某种情形下，还将书减价廉售，甚且白白赠送。我付出本钱，蚀本出我赔，盈余留社作基金。我这原则，多年来友好们都知道。因此我由圣文社出版每一本书，我没有赚过一文钱，「评今日的方言运动」也是如此；不但没有赚，其实还要赔，纸笔舟车应酬（精神心血不用说）都由我赔上。所以评今日的方言运动一书，诚如江端仪所说，大家抢着买，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赚得一文钱。

这些话我本不想说，主知道就够，现在所以说，是用来证明江端仪所谓什么老姊妹，什么「圣灵的预言」，什么江先知的论断，都是假话，都是从那欺骗的灵所出来的谎言而已，完全与事实相反。

让我说句愚妄话，为自己夸口，我是掏荷包，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江端仪却利用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然后把得到的钱为自己大作宣传，正如郑沛然先生给她的信所说：「明眼人都看得出姊妹所谓文字工作，不是为圣经真理，只为传扬自己，高举自己过于高举主。」但她还混淆是非，说什么她印书不是卖钱图利，乃是凭信心白白送人。骗取人们的钱不够，还要骗取人们的心，手段也太高强了！

### （十一）追求圣灵充满的正路

江端仪口口声声骂我「敌挡灵恩」，「反对灵恩」，「毁谤圣灵的工作」，那些无知的人，便误以为吴恩溥为什么敢这么斗胆来「敌挡灵恩」，「毁谤灵工」。其实江端仪自己以圣灵自居，灵恩自居，凡指责她的错误者，便是冒犯了她，便是敌挡灵恩，毁谤灵工。

当我前年冬到台湾环岛布道时，她的信徒们便散布谣言，四出破坏，说「吴恩溥不信圣灵，反对圣灵」。当我应邀到某县工作时，那里四个教会联合请我主领聚会，听到他们的谣言，便有人心中作难起来。感谢主，事实胜于雄辩，聚会第一日过去，第二日他们要求我加增聚会的次数；三日的聚会过去，他们要求我将来有机会再到那里时，要准备长些的时间。

他们的语言相当利害，真所谓「众口烁金」。有一天中午，一位神的仆人急促来找我，问我是不是真如外面所传的「不信圣灵，反对圣灵」，我刚好手里还存着一本「评今日的方言运动」，我便打开第8页，我对圣灵的信仰给他看，他看了才释然对我说：「你如果不信圣灵，反对圣灵，反对圣灵，我就要与你一刀两段，割席绝交。」

谣言止于知者。江端仪和她的信徒，不惜用世界的方法，也只落得心劳日绌，徒作小人而已。

我在「评今日的方言运动」第四页，提及我对圣灵的信仰，计有十项，可查可考，兹把重要几点再提一提：

二、我信圣灵在众人心中，作责备光照的工，使人悔改，重生；每一个悔改重生的人，都有圣灵住他心中，与他的心同证是神的儿女，并作为得救的凭据。

五、我信圣灵满有权柄，满有生命，能力与恩赐。「说方言」只是圣灵恩赐中的一种，是圣灵随己意赐给各人的。因此我们对于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不反对，不嫉妒，不禁止；反要因他们所蒙的恩一同赞美神。

八、我信方言，神迹，奇事。但我也深知在这末后的日子，那欺骗的灵也要借着神迹，奇事，方言等，来迷惑神的选民；并且有多少神的选民也将陷在迷惑中，因此我们要特别小心，防备那欺骗的灵所进行的伪冒、欺骗、破坏的工作。

十、总结一句，我们相信圣灵，我们也相信灵恩。我们与灵恩派基本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器皿，让圣灵更多的占有，更多的充满，更多的掌权，自由运行，作祂自己的工；灵恩派却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要求，一定要圣灵照着他们的心意和方式，去成全他们的需要。

我的信仰这么清楚，江端仪却骂我「敌挡灵恩」，「反对灵恩」，「毁谤圣灵的工作」，这是不是恶意毁谤？

我信圣灵充满，我的信仰是照着圣经的正意去信。

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充满的真理：圣灵只有一位，当我因信作神儿子的时候，就有圣灵住在我心中（徒二 38，弗一 13-14，约十四 16）；如果我忘记这事实，却要另外到身外再去迫切求圣灵来充满，岂不变成了两位圣灵？

如果我们相信圣灵只有一位（林前十二 4，弗四 4，18 四），那么这位圣灵既然因信住我心中，我把祂置之不理，却要舍近图远，到别处求圣灵来充满，岂不是大错特错？

因此，我求圣灵充满，不是再到别处去求，而是把我们心中的主权交出来，让圣灵更多的占有我的心，更多的掌权，直到祂充满我。

我渴慕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我心时，祂要带给我更丰盛的生命，更刚强的能力，更奇妙的恩赐。

我不是求能力，而是求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我时，祂就要赐给我能力：或者是生活的能力，或者是工作的能力，或者是结果子的能力。

我不是求恩赐，而是求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我时，祂会赐给我奇妙的恩赐：或者是造就自己的恩赐，说方言（林前十四 4）；或者是造就教会的恩赐，作先知讲道（林前十四 4，12）；或者是建立教会的恩赐（弗四 11-12）；或者是事奉的恩赐（罗十二 4-8）；或者是功用的恩赐（林前十二 4-11）。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全凭圣灵旨意。

江端仪派的错误，在于求方言，殊不知圣灵有方言，邪灵也有方言（许多外邦偶像的祭司也有听不懂的方言），你若一心求方言，可能被欺骗的灵用假方言来冒充，还不知道。

其实，方言只是一种恩赐，不求赐恩的主，而求恩赐，岂非舍本逐末？

恩赐英文叫 Gifts，可译为礼物。不求赐恩的主，一定要自己点定礼物，岂不是孩子心思？

近来我读某奋兴家五篇圣灵信息，我不知那些是否代表他的全部信仰，照他所发表的，里面错误之处很多。其中最利害一点，就是强调圣灵充满一定眼看得见、耳听得着，这完全是方言派的口吻。他又强调为追求能力，而求灵充满。

我们要小心，一个人把求能力作为求圣灵充满的目的，他就错误了。我们应该求圣灵充满，而不是求能力。求能力是我们的原因，而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门徒软弱了，他们需要能力，这是原因；但主没有吩咐他们去求能力，主耶稣乃是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求圣灵充满才是我们的目的。圣灵充满了，祂就照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的能力，圣灵所赐的才是从上头来的能力。

如果你把目标偏歪了，却去求能力，迫切的去求能力，须知能力除了从上头来的，还有从下头来的，就是那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如果你得错了能力，岂不糟糕。

十分可惜，今天许多人求圣灵充满，不知「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心里」，却有人禁食捶胸，有人多日多夜，有的跑到高山求，有的跑去坟场求；有的不求圣灵却切切求方言，以为一得着方言，就得着圣灵充满，有人再三求，仍得不着，就自己调动舌头 DE，DE，DA，DA 起来，以为这就是方言，这就是圣灵充满。奇形怪状，无奇不有。

亲爱的弟兄们，让我再说一次：我们渴慕的乃是圣灵自己的充满。圣灵充满了你，祂会赐给你能力，恩赐。圣灵所赐的，未必是方言，未必是讲道，未必是医病赶鬼，圣灵要随自己的意思运行，把最好的恩赐给你，并把你的恩赐配搭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有人问：圣灵充满有没有凭据？

你因信顺服，圣灵就要充满你，作你的主宰。那时，你会觉悟到圣灵的权能，人也要在你的身上看见圣灵的掌权。

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感觉，「那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有福了！」永远是我们信仰的原则。

## （十二）江端仪的批判

二三年前就有人把江端仪的名字改一改，成为江仪端 --（用国语、或粤语、潮语、谐音为「讲异端」）。

不知最初是谁给她这名字，可谓谗而虐。但今天，江端仪真的已从极端走进异端，迷惑多人离开真道。

每一次想起这位失败的女人，不禁唏嘘太息。

当她从电影界皈依了耶稣，并向基督降服时，那时，她的心何等单纯，热烈，谦虚。她现身说法，把她自己蒙恩的见证公开述说，叫多人受感动。那时候，香港许多教会的门都为她敞开，让她有一个见证的机会。

今天有人论及江端仪的失败时，就归咎于当时教牧们，给江端仪捧得太高，以致她走上骄傲失败的道路（参提前三 6），今日想来，这话不为无因。

后来，灵恩派的人怂恿江端仪要得能力，必须求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说方言作凭据。「得能力」这句话对于工人的吸引力太大了，江端仪接受了灵恩派的

意见，她就去求方言。有了方言，又要进入密室，这时江端仪雄心万丈，一心要大得能力，希望可以出人头地，爬上「教会明星」的地位。后来已碰到 T 牧师给她接手作「女先知」，那时江端仪已自视不凡，等到星马去，得到小群和福音堂的人加入她的恩阵营中去，便不可一世，俨然以「教皇」自居，这只要看她的通信，都是命令的口吻，有不合，就是咒诅。除了她的小宗派是真正的教会，其他都是宗派，是坟墓，连一切说方言，追求灵恩者，也是宗派坟墓。说什么都用主耶稣来自况，称自己的工作记录为圣灵行传，比使徒行传还进一步。这何止是骄傲，简直是狂妄荒谬已极。

她的舌头溃烂，不能出声，她在台港报纸大作宣传，说是魔鬼要封住她的口，不准她讲道。许多不信的人大为骇异，既然你们的上帝召选她作女先知，要去震动香港，震动亚洲、震动全世界，现在香港还震不动，却被魔鬼打败，打得连声音都说不出来，出师未捷成哑巴，这岂不是魔鬼的力量比上帝还大么？

江某为自己大作宣传，把自己捧为魔鬼攻击的大目标。目标大了，江端仪也就大了，岂知却造成不信的人亵渎上帝的机会。

其实江端仪的舌头溃烂，以至于不能出声，要倒在床上打滚，多次以为必死，她应该切心悔改才是。第一，如果她真是上帝所立的女先知，上帝要等她去震动亚洲，震动全世界，前途还远，上帝岂有不保守她十分平安之理。这足以证明那晚 T 老牧的预言说错了，她应该把心中这块「女先知」的招牌拆掉，同时也应该为着她数年来那一番「女先知」的气焰认罪。第二，如果她是神的使女，神让她的舌头溃烂，不准她说话。神的禁止，十分可能是神的惩罚。这几年来她用舌头骂这骂那，咒诅这咒诅那，曲解真理，混乱圣道，话说错了，神才禁止她出声。她应该好好省祭一番，认罪悔改才是。

江端仪落到今日这地步，我以为有下行几个原因：

第一、她信主的日子太短，根基太浅。算得她开始的时候努力，人也聪明，因此懂得不少道理，虽然如此，她属灵的经历究竟太差，因此走迷了方向还不知道，结果越飘越远，偏离正道。

第二、她刚刚悔改，香港的教牧们就捧得她太高，以致她自视不凡。以后她更想出人头地，她要追求能力，她遇见方言派，方言派带她走进灵恩派的牛角尖去。就在那里她做着梦，梦见她已经爬上宝座，坐在那里作时代先知，在那里代表圣灵，在那里戴着「教皇」的花冠。她就这样在梦境中踌躇满志，心高气傲。

从前的人练气功，不得其法常致走火入魔，误入邪道。江端仪不懂圣经的话是两刃的利剑，不可执其偏，必须得其全；她也是执偏，加以骄傲自是，结果走偏了正路，踏入历史若干极端教派的覆辙去，还不自知，还自以为她在那里背十字架，在那里为基督受苦。其心值得同情，其行却可悯。

第三、江端仪在世俗的染缸中太久了，而悔改的日子又无多，气质还没有彻底的改变。特别她出身优伶、一把眼泪，两行鼻涕，假戏真做，总有她一套。台前台后，两个境界，已经成为她的品性。她走进基督的队伍来，仍然以为是「做戏咁做」（她在第 57 期的灯塔月刊作见证，题目叫「我又做了一台戏」。她就这样粉墨登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 9，是「我们成了一台戏」。无心演戏，世人却把我们看成一台戏；江某却是存心做戏，一字之差，便判若天壤。）因此她说起话来，在人前一套属灵语调；但夸大、诡诈、欺

骗、骄傲、弄手段、又是另一套作法。不是小心明辨，就十分容易被她欺骗瞒过。虽然如此，瞒得自己，瞒得听众，如何瞒得上帝，因此她无法得到上帝属天的祝福，她的聚会也只活动在肉体的刺激中，没有真正的复兴气象。

第四、江端仪起初的时候，明显有了圣灵的同在，但后来因为存心不正（前面说过，为着求恩赐，求能力，来彰显自己），又因追求的路线错了，走偏了路，因此我们看见那欺骗的灵怎样在她身上不住的活动。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旧约的扫罗，开始的时候，上帝赐他一个新心，上帝的灵又复大大感动他（撒上十 9-13），可是后来因他存心不正，自高自大，就受了恶魔不住的搅扰（撒上十六 14），终至毁灭。神的工人们，应该怎样恐惧战兢，以扫罗为鉴戒啊！

第五、江端仪的日子看来无多了，她像一块陨石，在黑暗的天空中会划出一道光芒来，大家对她曾寄予极大的企望。谁想一转眼间，她又在黑暗中消逝。她的失败，是属灵派一个损失，属灵派应当引以为戒，防备错误再一次发生。她的失败是撒但一次的成功，那欺骗者借着那欺骗的灵，迷惑神的儿女和工人，因为神孩子们的天真和无知，叫神的工作再一次受亏损。言念及此，为之掷笔泫然者再三。

一九六六年一月